



百花园文丛

主编 杨晓敏

我的喜马拉雅

杨晓敏 著

我曾耳闻这样一个传奇故事：

有一天，团部驻地来了个士兵，

从他与雪线反差极强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是从雪山哨所

下来的。这是个病号，头昏、心悸、神思恍惚。突然间，他

失神的瞳孔发出亮光，下意识地从别人的搀扶中猛力挣脱出来，跌跌撞撞地

跑到两棵绿色——不，充其量

只能算作黑色柳的植物跟前，抱住树干号啕大哭。

云南文艺出版社

我的喜马拉雅

杨晓敏 著

百花园文丛

主编 杨晓敏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喜马拉雅/杨晓敏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2

(百花园文丛/杨晓敏主编)

ISBN 978-7-80623-754-0

I. 我… II. 杨…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833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37.5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字数	7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年2月第1版
纸张规格	850毫米×1168毫米	印次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754-0	定价	144.00元(共12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目 录

我的喜马拉雅

- 1 引子
- 3 将军与野葱地
- 10 铁皮房子
- 12 军马传奇
- 19 湖泊
- 21 雪野星光
- 28 放飞风筝
- 29 边塞壮歌
- 32 临窗
- 34 鱼水情深
- 38 夕照·湖泊·网
- 40 马泉河的爱情
- 43 远山
- 45 雪花飞舞处
- 49 女话务兵听到的故事

- 52 孩子的童话
55 哨所岁月
57 哨所恋情
60 雪山红松
62 边境上的雪趣
67 大草原

69 礼物
84 与网友聊小小说

我的喜马拉雅

——哨所纪事, 写于 1986 年

铁丝网。瞭望塔。横向天线
属于静物但不是风景画
不供人欣赏没有审美价值
军事禁区的红牌显得刺眼又和谐
哨所就是哨所
是祖国的神经梢炎黄子孙的细胞核
它渺小, 金鸡形版图标不出它的位置
少了它, 金鸡便会垂下雄扬的头颅
它的价值含义永远等于无穷大

——哨所题记

引 子

你把目光盯在伟大祖国的版图上, 寻找东经 29°5、北纬 84°的地方, 你一定会想到那片广袤神奇和充满迷幻氛围的土地。

它是“世界屋脊”上的一个荒僻角落。我要在这里采访全世界军队中驻地平均海拔最高的团队，一睹西藏兵的风采。

——团部驻地海拔 4500 米。它向边境射出的三支利箭——郡加哨所驻地海拔 4500 米，里孜哨所驻地海拔 4700 米，中间是距界桩×公里的昆木加哨所，驻地海拔是 4900 米。来该团采访前，我曾耳闻这样一个传奇故事：有一天团部驻地来了个士兵，从他与雪线反差极强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是从雪山哨所下来的。这是个病号，头昏、心悸、神思恍惚。突然间，他失神的瞳孔发出亮光，下意识地别人搀扶中猛力挣脱开来，跌跌撞撞地跑到两棵绿色——不，充其量只能算作黑色柳的植物跟前，抱住树干号啕大哭。他呢喃着说他在那个被称为“雪罗汉”的哨所站岗四年，没见过一片鲜嫩的绿色，今天终于把它搂在怀里，真像回到了那个遥远的童话世界。他是高兴过度才哭的。虽然我们 know 他是雄鸡尾巴上的士兵，团部驻地距圣城拉萨还有近千公里，但不一定了解这两棵当地人叫做“黑柳”的来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加加养护段第一代老工人边巴多拉不甘寂寞，20 年前从 230 公里外的昂仁县移栽来的。好端端的红柳，到了这里经过高寒环境的梳妆打扮，只能出落成为现在的非洲姑娘模样。它们至今高不过四米，粗不及胳膊。然而它们在边境小县却领尽风骚，成为方圆百里的风景区之最。据说哨所那个士兵自从抱着黑柳大哭一场后，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病居然奇迹般地好起来。

将军与野葱地

在我国新时期军事文学创作的艺术殿堂里,至今尚空着一个位置,成为当代军旅人物长廊里不完美的缺憾!不能没有他,谁也代替不了他。尽管你可以在灿若星河的英雄形象中,隐约地看到他的影子,但又毕竟不是实实在在的他。他的名字应该叫“西藏兵”。

20 世纪 80 年代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军人。

20 世纪 80 年代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军人。

军人牺牲岂止在战场。这句话对于西藏兵来说,死去的和活着的都在为它作出准确而明晰的注释。由于太多的原因,西藏兵,注定是个悲壮的字眼。

人称“雪域孤岛”的昆木加哨所,终年

把绿色生命禁锢着。尽管各级领导千方百计地解决哨所的困难,但诸如新鲜蔬菜,水果、鲜肉的供应几乎一年无几。哨所距团部 230 公里。即使团部派人从 440 公里外的日喀则镇买回来一两车菜,不是烂掉就是成本太高。十多个单位一分,哨所还能摊多少?人体需要维生素,不吃新鲜蔬菜就断了维生素的正常来源。其后果就是指甲翻翘,头发稀落,体质下降。“哭笑不得”这个成语被哨所士兵注入新的含义,因为常年干裂的嘴唇不允许大笑、大哭甚至高声说话,否则必须付出“血”的代价。前些年总后专门为高原部队研制出合成维生素胶丸,配发后战士们一天一粒,成为日常生活的“第四餐”。

1983 年的中秋节,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雪山上的月亮又大又圆,在没有空气污染和阴翳遮掩的大气层里悬晃着。西藏军区司令员张桂荣到昆木加哨所视察工作,并和边防战士共度中秋良宵。将军带来月饼、苹果,更带来了温暖。如同白昼的明月下,将军雄壮浑厚的笑声和战士们稚嫩的笑声汇在一起,响彻在这片被生理学家视为“生命禁区”的雪线上。谈思想,拉家常,渐渐地,将军的额头皱成一条严峻的“川”字。“有什么话就给我说吧。”将军慈祥地望着一个个黝黑的脸庞,心疼地说。

“将军,”排长何平大胆地说,“您今天来哨所时,战士们差点儿骂您是‘冻猪肉’。”

将军疑惑,愕然。何排长解释说,过去,团里有位新上任的政委到哨所检查工作,小车刚停下便围上来一群战士,眼巴巴地盯着他。政委以为是在列队欢迎自

己，便笑吟吟地准备下车和大家握手。没料到司机莫名其妙地做了个摊手动作，战士们失望地耸耸肩，一哄而散。其中一位刚转过身的战士高喊：“下冻猪肉啰——”政委觉得既尴尬又刺耳，心想自己不是来送主副食的，下什么冻猪肉？直到政委离开哨所启程登车，又听到“上冻猪肉”的喊声时，才明白是战士们变着法儿骂他。因为他粗心大意，没带书信报刊，没带放映机，也没带一把新鲜蔬菜，是空着两手到哨所来的。战士们被大雪封锁一冬，已五个多月与世隔绝了。

“骂得好。那些不把战士疾苦装在心里的干部，压根儿就不称职，骂他一顿，会使他清醒一些。”将军动情了。

围绕在熊熊燃烧的牛粪火旁，一位新战士说，“我如果能像您那样当上将军，一定要求当空军司令。”

“哈哈，小伙子，口气不小哇，为什么非要当空军司令呢？”将军追问。

“到了冬春两季，我们昆木加哨所方圆百里风雪弥漫，连碗青菜汤都喝不上。今天是中秋节，大雪还没开始封山，连将军您来了，也只能招待几顿‘老梭标’（脱水菜、海带皮和粉条的总称）。当空军司令可以调动直升飞机，专给哨所空运新鲜蔬菜呀。”

战士们合唱起一首歌，一首套用“老三篇”的曲调，在哨所流传了近二十年的“传统教育歌”：

“老梭标，
不但战士要吃，
干部也要吃。
老梭标，天天吃，

吃了不顶饿。
吃得下要吃，
吃不下也要吃，
吃时嚼不烂，
屙屎一大串……”

这首歌把人们带到了“史无前例”的年代，很容易想起那段著名的谎言，也算是对骗子、阴谋家鼓吹“精神万能”的极大嘲讽。

另一位老战士对将军说，“风雪高原，大自然肆虐地扼杀着与它抗争的边关将士，也恩赐着勇敢与它抗争的人。将军，您今天下午到界桩跟前去察看时，一定看到在那片松软的沼泽地上，滋长着一大片野葱苗。我爱好文学，构思出一篇关于野葱故事的小说，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将军欣慰地望着这位老战士说，“你的想法很好。西藏部队用枪杆子书写出一部西藏革命史，开创了一个民族的新纪元。几十年来，在这片令人惊羡的雪山草原上，数万名指战员远离家乡，保卫边疆，建设西藏，创建了举世瞩目的英雄业绩，涌现出大批的英模人物，他们鲜为人知的原因之一，就是西藏部队至今尚未出现高层次的作家来为西藏兵树碑立传，在艺术殿堂里塑造出高原军人的形象。小伙子，请讲下去。”

“将军，您知道野葱地被界桩一分为二，我的故事也就从这儿开始。别小看这块不起眼的野葱地，它可是我们哨所战士的一片春天啊。我们从资料上知道，野葱是一种中草药，性温味辛，有发汗散寒、消肿健胃等功能，可以治疗伤风感冒，腹部冷痛，消化不良等病。野葱

加蜂蜜捣烂外敷可以接骨。平常我们来挖点儿野葱，靠它来补充人体维生素。如果能猎到一只野黄羊，用野葱包成鲜肉饺子，则更是哨所最好的美餐了。”我继续讲小说的构思，“哨所战士需要挖野葱吃，而友好的邻国边民同样也来挖野葱调剂生活。海拔 5000 米以上的区域，几公里路程显得无限漫长遥远。过去，挖野葱在哨所一直是件苦差事，战士们躲躲闪闪，派公差总是让哨长头痛。没想到后来情况发生微妙变化，哨长发现，战士们争先恐后地找他要求去挖野葱了。”

将军听得津津有味，颌首微笑，“小说开头不错，甩出第一个‘小包袱’，打个伏笔，有吸引力。”

老战士呷了一口水，“将军，您能感兴趣我很高兴，请您继续听下去。哨长开始很纳闷，后来终于明白了。原来，哨所战士去挖野葱时，和邻国的几位挖葱姑娘相遇了。少女们长得很漂亮，也不羞涩，她们大胆地揭去面纱，个个脸色如月，眸若点漆，鼻翼旁镶着黄澄澄一颗金饰，葳蕤的长睫毛里，轻轻涟起两潭春水。战士们与姑娘们都处于青春发育的年龄，一颗颗火热的心相撞，燃烧了，撩拨起美好的情思。再后来，双方开始在野葱地邂逅，联翩而至，愉悦而归。野葱地联结的，决不仅仅是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友谊。其中有一位娇媚的女郎，边挖野葱边唱诱人的歌儿，爱用眼睛弹奏敏感的灵犀。战士们喜欢这群天真烂漫的邻国少女，常把挖好的野葱掷过界桩，让她们装满皮口袋，然后挥手相别，恋恋不舍地目送姑娘们的情影在夕照里远去。从此哨所的沉闷气氛一扫而光，溢满欢歌笑语。哨长的思想工作少多了。有一天气温骤变，暴风雪猝然袭击了野葱地。那

位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差点儿被冻死在界桩旁。碰巧我们的战士去巡逻,见状急忙把她背回哨所抢救。姑娘康复了。从那以后,她再来挖野葱时,总要从溪水旁采撷一束长着细碎花朵的金腊梅,放在界桩上,以示谢意。”

“嗯,你这也是‘无恋不成书’哇,你的故事优美委婉,边塞风味很浓。现在铺垫完了,该进入高潮了吧?”将军听着,若有所思。

“将军”,老战士犹豫了一下,又讲起来,“后面的故事是这样的。挖野葱以及邻国姑娘送鲜花的事被上级知道了,有个别领导沉不住气了,说是‘谈恋爱都谈到外国去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涉外事件’等,一位首长——至于是那一级首长我在小说里暂且还没有定准,因为现在有人老爱对号入座,所以还是说笼统一点儿好——一位首长到哨所整顿来了,他从小车里钻出来,宣布的一号命令就是‘今后宁愿天天吃老梭标,也不能再到野葱地’。战士们的笑脸消失了,晴朗的天空布上一层阴云。大家闷闷不乐地围在牛粪火旁抽烟,躺在草地上睡觉,连训练、劳动都有人装肚子疼。整顿完毕,首长即将下山时,一夜之间大雪封山,小车受阻了。几天后,首长的食欲下降,一看见饭桌上的脱水菜、海带皮就发愣,呕吐不止。

“他终于躺倒了,面色蜡黄。哨所的卫生员给首长检查后说,‘首长您患了脱水菜过敏症。同样是人,您却不能和战士们相比。您吃惯了丰盛的小灶,战士们吃惯了老梭标,肠胃早已形成习惯。您吃上三五顿老梭标还可以坚持,久了没有新鲜蔬菜补充,自然要发生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调整食物结构,补充营养,恐怕……’

‘会怎么样？’首长忧心忡忡。卫生员回答，‘现在大雪封山，您十天八天也离不开哨所，唯一救急的办法是……去扒开积雪，挖点儿野葱根，熬点儿汤喝，或许会好一些。’听到这里，首长猛地睁开浮肿的眼皮，想说些什么，可又好像想起些什么，张了半天口也没说出什么来……将军，我们小说故事在结尾时发生矛盾。让这位首长活着吧，就得去挖野葱，为了首长的生命安全，即使战士们违心地去扒雪挖野葱，但固执而爱面子的首长却未必肯收回自己当初的命令，将军，您看是让他活着好呢还是让他死去好呢？”

将军听罢，喟然长叹，沉吟良久，洒下泪来，坚定地說道：“像这样昏庸愚蠢的官僚主义者，纵然不让他死去，也该撤掉他的职。小伙子，你的小说构思很好，但愿现实生活中不要出现这样的现象。你写出来吧，它对很多人都会有教育意义，包括我这个西藏军区的司令员。”

何排长劝阻将军说：“您不要住在哨所了，能来到哨所看望我们，我们就像见了父母亲人一般温暖。雪山上太寒冷，您会受不了的。”

“这有什么受不了的，我的身子骨儿硬着呢，再说，我如果不在哨所亲身感受一番，怎么能经常想到你们这些雪山哨兵的辛苦呢？”

夜晚，塞风飕飕，战士们和将军挤在通铺上，热泪顺着耳根汨汨流淌……

临别时，将军指示陪同的干部说：“战士们在条件这么恶劣的环境里巡逻放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关心他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搞好一线部队的生活管理，

一年后,我再到昆木加哨所来检查落实情况。”

将军走了,将军的关怀却留在哨所。宿舍的墙壁上,一根绳子系着将军带来的苹果,永远悬挂在战士们的心里。可是将军却再也不能重踏昆木加——那是四个月后,即1984年1月15日,张司令员在踉跄地攀登通向另一个偏远哨所的羊肠山道时,那双拽着马尾的大手,猛地一阵痉挛,继而松脱了……高山恶劣的气候使他的冠心病猝发,不幸以身殉职。噩耗传来,昆木加哨所的战士手捧那枚早已干瘪的苹果,跪倒雪地,痛哭不已,声震四野。

战士们联名写了一份唁电,发往某报社。

报上始终没有登。

——昆木加哨所太小了。

铁皮房子

四角吊着石头

周围是大大小小起起伏伏的

雪山。无论纵横交错

山脉属于何种走向

都酷似夕照驼队的

剪影

雪山与铁皮房子之间

有很开阔的大草原

如果用望远镜搜寻

间或能捕捉到闲散的野马群

铁皮房子挺在那儿
发出刺眼的光
使人想起月球上兀独的飞船驿站
季风频频吹来
四角吊着的石头不停晃动
铁丝与铁皮摩擦出吱吱的响
因为那几坨石头
季风成为失策的惯偷儿
始终撩不开诱惑的衣襟

铁皮房是一只鸽子
阳光是一把梳子
鸽子静卧阳光怀中
梳理银灰色的羽翎

铁皮房子没有活力
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显示它的存在

只有偶尔从铁皮房里
钻出一个挎枪的士兵
对着炽烈的太阳
眯起眼睛伸个懒腰
然后“踏踏踏”地走向哨位
你才觉得铁皮房子复活了
雪山莽原中
跳跃着一颗健康的灵魂

军马传奇

喜马拉雅山脉和岗底斯山脉拔地而起，宛如一双正待合拢的巨形手掌，突兀地凝固定格。从巨掌的指缝里，钻出一枚玲珑的马头，大口地喷吐出清澈的泉水，任其向下流去。“天河”雅鲁藏布江的上游，人们叫它马泉河。

如果把西藏高原比喻成“世界屋脊”，那么马泉河就是从“世界屋脊的屋脊”流下来的水。

1986年3月21日，《解放军报》头版推出一条新闻；“千军万马——‘马’字的概念需要来一个更新了。今天的人民解放军，伴随着集团军的出现，汽车、坦克、直升飞机已成为主要机动力量。铁马代替了军马……别了，可爱的军马。”读这条新闻时，我不禁黯然神伤，为自己今生今世骑